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党同伐异

撰稿 | 曾念群

罗斯终究还是付错时代，这等女子，若晚生千百年，可能是默克尔、撒切尔夫人。这般巾帼，要是入我华夏，可能是花木兰。

获得柏林电影节嘉奖的电影《罗斯》，片中女主角罗斯在欧洲 30 年战争中女扮男装退役，相当于南北朝的花木兰十年荣归。花木兰之所以成为传统语境下女性勇毅品格的代言人，是因她兼具“孝悌”与“卫国”这两大文化符号，是为传统忠孝双全范式。

而罗斯，最终逃不脱被枭首的命运，不仅因其骗取庄园继承权，更在于女扮男装挑衅男性专属土地、财产和公共话语权。这等女性，哪怕未对任何人造成伤害（庄园实际继承人已战死），甚至有恩于村民，仍会被社会共同体视作必须铲除的异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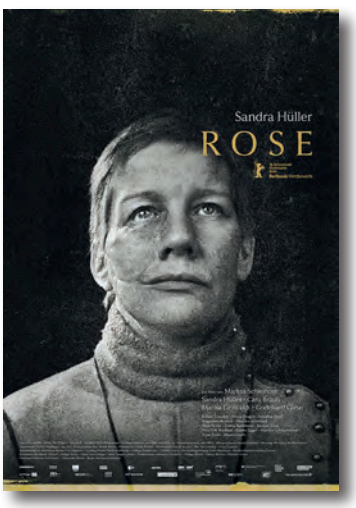
影片是典型的三幕结构，以罗斯女扮男装被识破前、中、后为节点。“前”是罗斯如何取得村民认可，她兼具进取心、领导力和责任感，尤其熊口下勇救村民之举，简直是“男人中的男人”；“中”是新婚燕尔的罗斯如何规避性别暴露，以及被质疑后“小两口”的反应；“后”是她被抓后的审判与行刑。

柏林电影节之所以把最佳主角银熊奖颁给饰演罗斯的桑德拉·惠勒，并非因为她假装男人假装得不着痕迹，而在于她把一个希望像男人一样活着的女人的努力、挣扎与悲情演得入木三分。表演的重心不在形似，而在于罗斯的内心，比一般男人更男人——比他们更理性、沉稳和坚毅，也更机敏、果敢和充满力量——但最后，她迎来的是命运的不公与巨大的落差。



相比罗斯，导演对“妻子”苏珊的塑造似乎更具成长性。这么说并非指苏珊从小白到老辣的过程，而是她从“夫为妻纲”的顺从，到逼夫圆房，从“母凭子贵”的放松，到知情后的顺势而为，再到共进退的攻防变化——当苏珊的命运与罗斯合流，已然没了退路。她从罗斯身上看到了某种自由的可能，就像她沉湖时最后的挣扎，她在既定命运里，投机地挣扎了一把。

电影里还有一位女佣，着墨甚少，却成为罗斯命运的一道坎。按理说女人最懂女人，同样是被男权社会压迫的女佣，与同时发现罗斯女儿身的苏珊反应迥异，甚至以出走来“对抗”，结果闹得满村风雨，成为罗斯命运急转直下的“祸首”。可见男权社会的荼毒，亦可见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无辜。



片中没有具体的反派，却隐约可见某种阴云笼罩。这种阴云不追查苏珊为何未婚先孕，不审判轮奸罗斯的恶徒，只制裁挑衅其权威的异己。

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欧洲传统的女英雄，不是活在神话里，就是伯爵、王后出身，好不容易出一个贞德，终躲不过被教派污为异端，如女巫活活烧死的命运。因为在他们眼里压根没有民间女英雄，只有他者和异端。民